

开拓者

十月文学丛书

SHIYUE
WENXUE
CONGSHU

北京出版社

开拓者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十月文学丛书

十月文学丛书

开拓者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95,000 字

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500

书号: 10071·322 定价: 0.40 元

目 录

开拓者.....	蒋子龙(1)
燃 烧.....	中杰英(121)
马龙来访.....	戈悟觉(141)

开 拓 者

蒋 子 龙

信，就是真的；
不信，就是假的。

—

不知是由于人类掌握了自然的缘故，还是自然仍在嘲弄人类，近十几年来，自然界的气候象人类发明的政治一样，多变而又反复无常。

正值早春，两天前还飘过一阵小雪，水坑还结着薄冰，本应是春寒料峭，但吹了一天一夜的西南风，突然象吹跑了两三个月的

时光，一下子进入了懒洋洋的、只想睡觉不想干活的春困季节。骤冷骤热，人们不敢脱掉棉衣，万一老天一变脸，再来场大冻，就会得感冒。

太阳似乎已经得了感冒，并且正在发着高烧。它抖着通红的大脸，早早地跳出了海面，烧干周身的雾气，向着高空升腾。

城市的东郊，靠近海岸的地方，一座规模巨大的化工联合企业正进入最后的安装试车阶段。工地上的节奏，紧张而又紊乱。有的地方人喊车鸣，人为地制造热烈的气氛；有的地方却停工待料，工人们安闲地、慢腾腾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。经济的规律比地球的旋转还要难以驾驭。工厂的成长比历史的进程还要缓慢。在综合车间五十米高的大平台上，几个年轻的装配工上班后干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活，就又想歇一会儿了。一个蓄着小胡子，不论春夏秋冬和刮风下雨，总是戴着一副变色眼镜的小伙子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。那神情仿佛他不是刚上班，而是几天几夜没下火线了。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：“哎，我说头儿，歇一会儿吧！”

被称做头儿的人，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精明强悍，干活的动作洒脱、漂亮。他有一张鹫鹰似的好斗而又难以对付的面孔。眼睛里老是闪出一种对什么都睥睨不屑的神情。他扫了一眼小胡子，嘴角只轻轻一动，吐出来的声音却又响又硬：“‘业余华侨’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打上班来你还屁活没干，小组天天替你背黑锅，你可别踩着鼻子

够脸!”

“金城，得了吧！你们给我背黑锅，我给谁背？我们少干点，就给国家少浪费点。”“业余华侨”并不害怕他的首领，嘻嘻哈哈地抽出一支烟叼在自己嘴上，又掏出一支朝着金城一抬下巴：“张嘴！”扬手一甩，那支烟不偏不歪正扔进金城的嘴里。金城双唇把烟咬住了。

“业余华侨”点着烟吸了一口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告诉你，咱们干的这个活很可能还得返工，全部推倒重来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还没说完哪。咱们安装的这些设备全是按烧油设计的，现在又发现油不多了，还得改成烧煤的！”

“他妈的，早干什么去了！”小伙子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。

“咱们倒楣就倒在瞎折腾上了。当头儿的脑袋一热，一会儿这，一会儿那，穷折腾，折腾穷，越折腾越穷！”

金城把手里的工具使劲往平台上一摔，“当！”的一声，半天空象炸了一颗雷，铁架子一阵摇晃。他紧绷着脸发布了命令：“歇一会儿！”

工人们找来了木板和草袋子，有的躺下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半躺半卧靠在木板上。有的眯起了眼，有的抽起了烟，全都舒舒服服地就了位。在这半天空的平台上，他们就这样躺上一天，也不会被人发觉。工地上只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，那就是开百米吊车的司机。他居高临下，见装配工们都躺倒了，便拉掉了电闸，头往后椅背上一靠，也

闭上了眼。

舒舒坦坦的装配工们，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了。话题随着他们活泼多变的思想，象一匹脱缰的马，在思想的原野上任意驰骋。

“听说又不让跳舞了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，金城。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叫你们这些团委委员带头学会跳舞吗？”

金城眯着眼抽烟不答腔。

“听说省团委要下个文件，不许跳舞，不许穿喇叭裤，不许留长头发。”

“省里的头头正事不会干，干这些闲事倒有能耐。一会儿说要普及跳舞，青年团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，一会儿又下令禁止。一会说要推广喇叭裤，百货公司橱窗里搞样品展览，贴出通知说谁要做喇叭裤可以当天交货，一会儿又说谁要穿喇叭裤就要挨批评！朝令夕改，一会儿一个章程。”

“你们还是应该跟我学，头头说东，我偏说西；他要说好，你就往坏处想；他不叫你干的你偏干，他不叫你说的你偏说。我并不喜欢戴大眼镜，可是现在头头见了戴大眼镜的打心眼里腻烦，所以我故意买了一副戴上。我并不认为穿上喇叭裤就漂亮，可是现在头头讨厌喇叭裤，所以我就做了一条穿上。”“业余华侨”摇头晃脑，非常得意。

“你这叫吃饱了撑的！”有个小伙子刺了他一句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，这个厂从国外买来的东西都不是最

好的，而是一些次货。打桩机都是破旧不堪的，重新涂了一层漆又卖给了我们，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打桩机好！”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又转了话题。大家借这个题目又发起了牢骚。

“化工局提出来了，全套设备都要日本货。连电线杆子、瓷瓶子、坛坛罐罐都要进口。日本人也不愿意生产这些破破烂烂，就叫台湾和南朝鲜干。”

“他妈的，我们为什么当这个大头？”

“现在只要沾上个洋字，就什么都是好的。还好，外国没有卖爸爸的，不然咱们这些头头非得一人买一个洋爸爸回来不可！”“业余华侨”的嘴里总有新名词儿。他很为自己的口才得意。

“哎，那不是咱们的团委书记？”有人站起身在平台上撒尿，指着楼下叫了一声。

金城欠起了身子，锐利的目光盯住地面上坐在一块谈话的两个人。

平台上的装配工继续着他们的议论。他们骂天骂地骂领导，没有他们不骂的。这一下，话题又转到地面上正在谈话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子身上了。

“听说王廷律他爸爸也是个高干。”

“屁！你瞧他那份德性，高干子弟有这样的？要说他是高干子弟，顶多也就跟我一样，是个‘业余高干子弟’。”

“你别狗眼看人低，王廷律肯定有来头。要不然凤兆丽一脚把咱们金头儿给蹬了，这么快就和姓王的那小子好

上了!”

“你别脏心烂肺，人家王廷律也是团委委员，两个人这是研究工作。”

“金城也是团委委员，怎不找他来研究?”

“金城能跟王廷律比?人家是大学生，现在大学生够多吃香，哪个女的不想往高攀!”

金城“噌”地站起来，眼里闪着凶光，死死地盯住自己的伙伴们：“告诉你们，我和凤兆丽过去从来没有过那回事，谁要是再拿这件事寻开心，可别怪我不客气!”

金城说完把手指放进嘴里，冲着吊车司机响亮地吹了个口哨。司机立刻启动闸把，吊车的勾头挂着一个安装用的铁笼子，飞快地落到平台上。金城跳进笼子，又吹了声口哨，打了个手势。铁笼子载着金城象直升飞机一样，忽上忽下，颤颤悠悠，越过平台，越过车间的屋顶和象山岭一样高高低低的厂房和设备，在凤兆丽和王廷律的身边突然降落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!

王廷律从表面上看是个老实、甚至有些窝囊的小伙子。他盯住金城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干?这是违犯操作规程的，吊车万一出点毛病，就会造成大事故!”

金城不理他，只是把锥子般的眼光盯住凤兆丽。

凤兆丽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点金城发火的原因，但是她不动声色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们正要去找你。青年民意测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百分之六十的青年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，主要原因就是对领导缺乏信心。你看我们怎样针

对这次民意测验开展一次团的活动？”

金城仍旧不开口，只是死死地盯住凤兆丽的眼睛。凤兆丽努力控制着自己，不让自己的脸色发红，不让自己眼睛里带出怒气。她那双乌黑而细长的眼睛也盯住金城。不管什么样的小伙子，碰上这双眼睛都不敢做非分之想。她口气变得冷淡了：“金城同志，你哑巴了，还是刚才坐飞机出风头把舌头咬断了？”

这下轮到金城脸红了。他从凤兆丽身上掉开眼光，但是心里的怒气并没有减退。他说：“开展什么活动？是不是请王廷律给大伙讲一课，讲讲老干部如何劳苦功高，如何为了四化呕心沥血，给青年们打打气！”他扫了一眼红头涨脑的王廷律，从哪一方面讲王廷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嘴角一撇，尖刻地说：“听说你爸爸也是高干，你完全可以讲讲你爸爸。”

金城听很多人讲王廷律姓他妈妈的姓，说明他没有爸爸，却故意叫这个板，就是要王廷律的难看。王廷律看看他，却一言不发。

凤兆丽把话接过来：“刚才我们两个也正商量这件事。现在老年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不惯，年轻人对老同志也有一肚皮情绪。十几年来，年老的和年轻的经历了几个回合：对老干部一律打倒，对受迫害的老干部又一律无比尊敬和无比信任，现在对他们又不那么尊敬和不那么信任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对自己的领导，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缺乏了解。他们好在哪儿我们不知道，他们哪儿不

行我们也不知道，——他们离我们太远。我有个想法，能不能请省委的领导到工地来和我们青年开个座谈会，过个团日，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也好借此机会了解一下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情况，加深相互的了解，增加相互的信任。你们说怎么样？”

金城冷冷一笑。他无论如何也琢磨不透眼前这个姑娘的心气。她一会儿比谁都更老练、更成熟；一会儿又比谁都更单纯、更幼稚。论长相，在全安装公司的姑娘中可能她要算最秀气、最大方的了。平时的穿衣打扮，要数她最朴素、最不合时，可是有一个星期天，金城在公园里看到了凤兆丽，他简直惊呆了。凤兆丽那天的打扮可以说是全公园最时髦、最漂亮的一个。而且她的表情仍然是那么自然、那么大方。她对他简直是一个谜，从那天起他就真的迷上她了。但他从不敢对她靠近一步。

“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？”凤兆丽又催问了一句。

金城说：“你纯粹是想入非非。省委书记会跟你一块过团日？你恐怕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。”

“我有关系，走点小后门。”凤兆丽抿嘴笑了笑，“没办法，在不能击鼓、不能拦轿的现代化时代，想见领导人就得走关系。我舅舅落实政策后，叫他回省委调研室，他原是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，可他不干，一定要开汽车。现在他给省委车书记开车。他好象跟我说过，车书记就很不错。我们先去找我舅舅打听一下情况怎么样？”

王廷律站起来：“我认为搞这种活动没什么意义，要

去你们去，反正我不去。”

一听说王廷律不去，金城倒来了劲头。他对凤兆丽说：“行，我跟你去。”

二

省委书记车篷宽的秘书刘亚，拿着一叠开会通知去收发室。路过汽车库看见司机曾淮正在擦车，他拐了个弯凑过去。刘亚没有马上打招呼。他望着曾淮专心擦车的样子，心里总不免有一种惋惜之感。曾淮当过他的“司令”，当时是省委机关最大的一派造反队的头头。刘亚深知，无论是胆识才学，还是组织指挥能力，曾淮都有过人之处，决不是等闲之辈。可是这次落实政策又回到省委，他坚决不上楼，一定要当工人，而且还就得给车篷宽开车。真是怪人。看他的长相更怪，刚过四十岁，头发全白了；看衣着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；看脸相，又白又细，睿智而文静，俨然是个专家、博士之流的人物。粗细、文野、雅俗全都集于他一身，但是又不大协调。他的脸上老是挂着一种挺自然的微笑，极其平易近人，眉宇间却似乎又有一股傲气。这真是个不容易琢磨透的人。

“难道他就真想开一辈子汽车？”看见曾淮保养汽车的这份精细劲，刘亚禁不住又想劝他上楼，但到底忍住了。他知道一提这个问题，曾淮只是笑而不答，任别人磨破嘴皮子也不行。他改口说：“老曾，歇一会吧，汽车毕竟是汽车，它为人服务，不是人为它服务，用得着一天擦好几

遍吗？”

曾淮停住手，抬起头冲着秘书笑了笑。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刘亚手里的通知单，却问：“要开会？”

刘亚心事重重：“老头下决心了，下周召开各局、公司和大厂的行政一把手会议，公开提出企业之间要竞争，开展市场经营。你等着看吧，这个会一结束，在全国的经济界又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”

“你把一吨重的石块投进大海，也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浪；可是你把一块砖头扔进一潭死水，却会引起好多波澜。”曾淮眼里有一道光，但一闪即逝，“再不走这一步，不光是我们省，全国的经济也是一盘死棋。我们走进了死胡同，越走路越窄，不改就过不下去了。”

“走这一步，国家的经济也许活了，可是他本人要承担什么后果，却很难预料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对他本人只有坏处，没有好处！”刘亚不能不多想，在我们国家里，秘书的命运，往往是和首长的命运联在一起的。前些年车篷宽倒台的时候，刘亚就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。直到车篷宽恢复工作以后，他亲自到刘亚的原籍，把他又接了回来。

其实刘亚也不是多虑，前面刚有一场风波，还没完事呢！两年以前，全国人民刚喝完了庆功酒，酒后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，对祖国、对党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人民正沉浸在十个大庆、十个鞍钢等等美好的憧憬里。车篷宽却把刘亚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这时候大家都热，我们需要冷，要把真相告诉群众，要打开群众的

眼界，要让大家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许愿容易，还愿难。人民不能再经受第二次欺骗、第二次失望了。人心一失，将不可收拾！”

他给中央领导又是写信，又是打报告，主张打开门户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。他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他的计划。他想在自己的省里首先引进外国技术，打开局面。这使稳健而忠厚的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非常作难。潘景川过去是车篷宽的助手，因为他老实、平庸，象鸭子一样温厚，一生谨慎，善于忍耐，宁肯让别人说自己无能，也决不让锋芒压过别人。所以很早以前他就被提到车篷宽的前面了。他对车篷宽是尊敬的，钦佩的，甚至认为车篷宽的主张也很有道理。但他的心里却非常明白，决不能按车篷宽的主意办，这样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，只能由中央下决心，省委无权决策，应该等待。潘景川又不愿意当面否定车篷宽的计划，他不善于争论。对付车篷宽最好的办法就是拖。他拖住时间，迟迟不召开常委会。他这样一拖，车篷宽心里也就知道他的态度了。车篷宽也决不愿意使第一书记为难。他不再催促召开常委会，利用自己在省委分管工业的权力就先干起来了。

大门一开可就关不上了。外国的技术、设备，甚至连外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也一起灌进来了，就象又掀起了一阵“洋务运动”。这个省一干，别的省也干。中国这么大，什么人物都有。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，受骗的、赔钱的、不要廉耻的种种事情都发生了。如果说打开门户

有好处的话，功劳不知道记在谁的账上，可是所有的罪过都栽在车篷宽身上。当车篷宽听到了自己的同胞那些丢人现眼的事，也异常愤怒。这种愤怒倒是冲淡了他对因此而挨骂的不满。他虽然也是身居要职的老干部，但到底是书生出身（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才到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做技术参谋，兼做国民党技术人员的工作），有时难免犯点书生气。他对那些搞外贸工作、搞技术工作的干部估价太高了。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似乎是甘愿承担一切责难。

“鞭打快牛！”——刘亚担心的是他并不记取这一教训。

曾淮问：“常委开会讨论过了吗？”

刘亚摇摇头：“老头现在改变了策略，他估计常委们开会也不会同意的事，就干脆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。他自己召开会议布置下去，让下边先干起来再说。”

曾淮不再说话，又拿起棉纱轻轻地擦起汽车来。

首长的秘书、司机等工作人员，背后是不该议论首长的。可是不管首长是好、是坏，真正背后不遭到一点议论的，几乎没有。

刘亚说：“老曾，我有预感，车书记这次搞工业产品的自由市场，搞企业间的竞争，所受到的非议要比打开门户引进国外的技术、经验还要大，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。”

曾淮不看刘亚，象是自言自语：“车书记是决心要搞经济改革，而且是想利用自己的权力，在我们这个省内先搞起来。经济上的竞争，必然要带来政治上的竞争。经济体

制的改革，不可避免要使一部分人权力增加，一部分人权力缩小，这就会涉及到各种利害关系。按车书记的设想，组织现代化的大生产，进行科学的经济管理，就要求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专家来当领导。可是我们的领导大多缺乏专业知识，是凭资格占据领导岗位的。要搬动他们是容易的吗？这是权力的再分配，也就是物质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。阻力一定会非常大，斗争的尖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不管老头自己意识到没有，他实际上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头人。可是他能走多远？会不会作因搞改革而牺牲的替罪羊？……”曾淮猛然咬住话头，他看见有两个人，手里捏着会客单朝自己走来。

“老舅。”姑娘眼尖，老远就甜生生地喊了他一声。

曾淮认出了来者。他笑着答了一声：“兆丽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的眼光却不易觉察地盯住了兆丽身后的年轻人。

“家里没有什么事，找您来是为了公事。来，”凤兆丽把金城介绍给曾淮，“这是我们团委委员金城同志。”

金城不笑也不点头，目光审视着省委大院，脸上那种睥睨不屑的神情更强烈了。

曾淮却笑了，冲着金城点点头。金城的脸色他很熟悉，他了解这种年轻人。十几年前红卫兵小将第一次冲进省委机关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带着这样一副脸色。

金城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刘亚。根据刘亚的神色和打扮，他断定这一定是省委机关的干部。就用一种带着讥嘲嘲讽味道的语气说：“这儿真是楼大院深门坎高，找个省